



清脆的槍聲

戈 楓 著

武漢通俗圖書出版社出版

目 錄

清脆的槍聲·····	一
血寫的詩·····	九
二次會見·····	一九
『朱總司令來了』·····	二七
從長夜到天明·····	三三
盧路斐·····	三八
轉變·····	四七
白包袱·····	五一
王二冲·····	五七
王奎·····	六三
考驗·····	六六
血海深仇今得報·····	七一
『我要參加共產黨』·····	七六

清脆的槍聲

趙鄉長和十幾個村幹部，正忙着討論工作，忽然鄧義德挎着條步槍，一拐一拐的走來。進屋後，摘下槍來就遞給了趙鄉長。然後才說：

「別嫌壞，漢陽造，保險打得響。」

趙鄉長雖然把槍接到手裏，還在鼓裏似的不摸底細；連鄧義德鄰壩的張二成，雖和他交往很密，也被弄迷糊了：「他哪來的槍呢？」

其實，誰也用不着懷疑，這條槍，的確確是鄧義德從自己的屋簷下取出來的。據他說：這條槍他已保存了將近兩年啦。

自從一九四六年，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全面內戰，新四軍第五師離開鄧家壩這一帶以後，鄧義德又像遭旱的莊稼一樣，一點水新氣兒都沒有！除了不言不語的下田幹活，總是獨自一人在他草屋前那棵木梓樹下，低着頭坐着，呼呼嚕嚕的抽水煙。吸透這袋，裝上那袋。好像只有抽袋水煙，才能解除心裏的煩悶。

有時，抽着抽着水煙，很懊惱的拍拍他那條已拐了的左腿說：

「都是你把我害苦啦！要不我也參加了兩萬五千里長征；要不這次也跟新四軍同

志們走啦！現在又落到人家手裏，一塊麵又該人家任意揉啦！」

天陰得黑洞洞的，已很晚了。那天鄧義德還獨自坐在那棵木梓樹下，低着頭抽水煙。猛抬頭間，看見黑咕隆咚的一個麼東西，由山坡上慢慢下來。他不由自主的「啊」了一聲。立刻聽到山坡上有人急促的說：

「啊！大伯大伯，是我，小聲點。」

原來是國民黨匪軍一個開小差的，要求把槍留下，給他換身便衣，讓他回家去。起初，鄧義德還不相信他的話，後來聽那人說的很有來由，看樣子老老實實的也像個莊稼人，這才答應了他。

鄧義德把槍拿到屋裏，像剛從市鎮上買來頭心愛的黃牛似的，左看右看，上撫下摸的，有說不出的高興！

「我鄧義德有了這個「傢伙」，就不怕他狗日們啦！」他心裏想：「就是我犧牲，也得拉過墊背哩，說不定還許賺他幾個！」

隔了些日子，鄧義德正和冬伢媽圍着低桌吃午飯，冬伢從外邊驚驚慌慌的跑進來，上氣不接下氣的緊喊着：「爸爸，爸爸，槍！槍！」一定出了什麼差錯！鄧義德心跳的噗通噗通的像打鼓。及至聽到冬伢說：「我剛才上樹掏班鳩蛋，在屋後柿樹膛裏看見支槍！」他笑了。但遂即把雙眼一瞪，咬牙動怒的說：「不敢往出亂嚷呀！叫

別人知道了，不把你撕成兩片，算你長的結實！」當天深夜，冬伢睡熟了之後，他就把槍從柿樹膛裏又拿回屋來。仔細用心的又打磨了一遍，用塊破布嚴嚴實實的包裹好，準備另藏個地方。可是，屋子那樣小，往那兒藏呢？老鄧犯難了。最後，經冬伢媽提醒，才決定藏到屋簷下。老鄧還唯恐塵土弄到槍上，找了塊破蓆片，把槍又包了一層，才放心的藏了進去。

槍橫在屋簷下，被長茸茸的茅草遮掩着，一點痕跡都沒有。但，鄧義德却像小孩子剛買了件新玩具似的，隔不了兩夜就要取出解開看看、擦擦，然後再包好布片、裹上蓆片，藏進去。

頭年年成不好，除了繳租，賸下的沒有幾顆糧食。鄧義德的生活，漸漸的艱難起來了。這些日子沒有吃過一餐飽飯。每天儘是稀湯菜水的充飢。杓子在鍋裏一攪，就咣咣盪盪的直響，盛到碗裏能照見人影兒。冬伢瘦的黃蠟蠟的，脖子都規挑不動腦壳似的，整天低頭搭拉腦的，爹呀媽呀的嚷餓。叫得老鄧着實心酸！可是，又有啥辦法呢？鄰灣的老闆們，大都是窮的叮叮嚕嚕的貧佃戶，借點口糧都難張口。

一天，冬伢他媽，雖然明明知道老鄧已經知道的事了，却又故意對着老鄧說：「聽說高頭（指蔣匪幫）出了公事，要在四鄉收槍，交一支長槍，價五十萬（法幣），交一支短槍，價七十多萬哩！」

鄧義德一聽，心裏自然明白冬伢媽的心思：鬼票子再不值錢，五十萬元，還是可以買得不少糧食的。但，立時老鄧心裏又想：爲了自己的肚子，就要把槍交出去，交給自己的敵人嗎？！萬不能！不能給虎狼安鋼牙，不能自投羅網！那怎能對得起革命同志呀？萬萬不能那樣做！給斗金斗銀也不能把槍交出去！——想到這裏，鄧義德漲紅着臉，直瞪着雙眼，質問冬伢媽剛才說哪話是麼心思。冬伢媽見風頭不對，只好支吾着說：『隨便說說麼，有麼心思！』隨即走開了。

人民解放軍，自南渡黃河以後，一陣疾風似的，一股勁向南捲。蔣匪軍的士兵，開小差的像驚了羣的山羊一樣，四散奔逃。鄧義德生活雖然還很苦，心裏却開了花。他心裏暗自捉摸：瞅空子再撈狗日們幾條槍才好。

有一天傍晚，剛掌燈的時候，鄰灣的張二成過來，說他們張家灣到了兩個『便衣』，腰裏硬榔榔的像帶着『傢伙』。鄧義德一聽，心中暗喜：『我這條啞巴槍，說話的機會來了！』便讓張二成快回去，找幾個上年紀的老人，搞些酒菜先把他們攏絡住；再串連幾個年青人，準備好傢伙，夜稍深點再動手。又吩咐冬伢媽跟張二成先去察看察看，他隨後就去。

他們二人走後，鄧義德馬上把槍從屋簷下取了出來，關上門子在木梓油燈下，緊張的擦了陣子。當他將槍擦好，頂門子推進槍膛去，剛磅在肩上開門要走，冬伢媽與

奮的走了回來，細着嗓子緊忙說：『是自己人，不用去了，李師長（李先念將軍）手下的人回來啦！』

老鄧聽說是自己的人回來了，那有不去看看之理，跨步就往外走，可是沒走出幾步，他就停住了，一會兒又回轉來，把槍從肩上摘下，用布片和蓆片包裹好，藏到原處，才向張家壩走去。

當時那兩個『便衣』，就是現在的趙鄉長和他帶的通訊員小李。從那時起，趙鄉長和老鄧相識，至今已一年多了，但老鄧始終沒有提起過那條槍的事，所以，趙鄉長這時心裏在想：『「天上有個九頭鳥，地上有個湖北佬」現在看來一點不錯，平常認為這樣老實人，原也這樣奸滑！』

但趙鄉長馬上感覺到：這句話安在老鄧身上，實在太冤枉了他。因為就是在趙鄉長初到這裏，這裏還是游擊區的時候，老鄧也是把他當家裏人看待的，告訴老鄧那夜在他屋裏借宿，你不去他就不肯先睡。一次，事前雖約定好夜裏到他這裏來，因為工作關係，趙鄉長在別處宿了，結果讓老鄧直等候了一個通夜。還有一次，趙鄉長做夢被敵人包圍了，驚醒後還認為是眞事，抓起駁壳槍便往外闖，忽聽山坡上有人在叫他，趙鄉長心裏想：『這回糟了！』正要開槍射擊，山坡上的人忙說：『老趙別誤會，是我！』趙鄉長定睛一看：原是鄧義德在那裏給他放哨。當時，趙鄉長感動的流出了眼

淚。對『湖北佬』奸滑的說法，他那時就作了批判：奸滑的有，只是少數反動的統治者；湖北的勞動人民，和其他省分一樣，一樣的誠樸勤勞得可愛。

雖然他這樣的回憶着，但現在他却故意現出很傷心的樣子說：

『咱們的心早掏給人家了，人家老鄧還把咱當外人看，跟咱兩條心哩！』

『那裏的話，那裏的話！』鄧義德着慌的說：『趙鄉長你要這麼說，我要掏出心來給你看看，看看我鄧義德的心是黑哩還是紅哩！』

鄧義德，這時臉上亮晶晶的，蓁豆大的汗珠兒，從他前額上深深的皺紋中，一顆一顆的滾了出來。他還唯恐趙鄉長不瞭解他的過去似的，又解釋道：『我鄧義德從八歲上給地主放牛，一次連人連牛從山坡上滾了下來，碰的頭破血流，把左腿也摔殘廢了，地主還說把他牛摔壞了，又飽揍了我一頓。土地革命時，我要報仇，我拐着腿參加了赤衛軍。後來紅軍北上抗日，受的折磨那個多，幾條牛也拉不動啊！好容易盼到對日抗戰了，咱們的人馬又回來啦，誰不高興的跳起來！沒想到後來咱們新四軍突圍走了，又落到人家手裏，酸澀苦辣嚐了個全。才又熬到這次咱們的隊伍又回來。』老鄧用他粗黑的手背，擦了擦額上的汗珠，又繼續說：『這好比唐僧取經，過了多少驚險！可是，我從沒有三心二意過，都咬着牙熬過來啦。起心說我鄧義德對得起毛主席，對得起咱們革命同志。』

趙鄉長萬沒想到，一句話惹得老鄧這樣難過。便連忙賠笑的解釋道：『老鄧，這大年紀啦，怎麼還拿着棒槌當針認啊？我是給你說着玩哩！咱們一起共過禍難啦，還會懷疑你有別的。』

『趙鄉長的意思，是說你現在爲麼把槍繳出來啦，對不對趙鄉長？』張二成說罷，望了望趙鄉長。趙鄉長見他那副天真的表情，笑了。鄧義德以爲是張二成猜對了，便恍然大悟的說：『原是這啊！這不是禿子頭上的蝨子，明擺着的嗎。蛇咬一口，三年還不敢看稻草繩哩，我光着手讓敵人整怕啦！自咱們這裏得到解放，起初我心裏還有個小算盤哩：這次革命要澈底勝利了，那是盼之不得的！萬一有朝一日隊伍又撤走了呢？我不能不準備個後手。我手裏有這麼個傢伙，至少可以撈個夠本。——』

這也叫『變天思想』吧。現在這槍我留它還有啥用？！解放軍給咱們打平了天下，毛主席也坐了北京啦，再加上蘇聯國這麼個膀闊腰圓有力氣的好朋友，咱們老百姓的江山，這就銅幫鐵底，萬無一失啦！』老鄧興奮起來了。最後他說：『天再不會變啦？！要變的話，也是黑夜變成白日，烏陰天變成紅通通的大晴天啦！』

大家聽了鄧義德這一番話，都表示滿意的樣子。張二成這時望着趙鄉長的臉笑嘻嘻的說：『倒是老革命有個老板眼。』但趙鄉長却鄭重的說：『現在還有『變天思想』固然不對，可也不能因爲勝利就麻痺了自己，認爲從此『萬事大吉』，也是錯誤。』

的！手裏沒有武器，敵人是不讓我們專他的政哩。這支槍就留在你們這村，防土匪特務使用吧。」趙鄉長剛一落話音，張二成就把槍接到手裏說：「義德叔說保險打得響，我看靠不住，趙鄉長，我打一槍試試，別等用時抓瞎。」

沒等趙鄉長回話，張二成就端着槍跑出去了，一屋子人都隨後蜂湧了出去。鄧義德一拐一拐的丟在最後邊，嘴裏不住的喊：「二成，二成！這一槍該我打，這槍該……」他還沒有說完，就聽到池塘那邊「叭——」的一聲，一聲清脆悅耳的槍聲。緊接着槍聲的是一片歡笑聲：

「好啊，這槍響的真脆整，還有牙口。」

「這叫慶祝勝利槍，該再打兩槍！，好，哈哈……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快到屋來繼續討論工作吧。」

只有最後的聲音，聽出是趙鄉長的聲音。

一九五〇年八月，『長江日報』

血寫的詩

這是個真實的故事。

故事發生在湖北黃陂縣嘉山區陳家大屋，因故事有些增補，所以故事中的真人，除原姓保留外，名字全用同音字代替。

詩是由當事人在追悼大會上朗讀時記下來的，只改換數字，以保原真。

——作者

陳家店的人們，誰都知道陳鳳海存着一首用人血寫的詩；但知道這首血詩的來歷的，卻只有陳老玉老人自己。

陳老玉老人，已六十多歲了，銀白的鬚鬚，亂蓬蓬的總有四寸長。可是一提起這首血詩來，精神馬上就百倍的緊張起來，像年青了多少。如端着碗吃飯，他可以先把飯碗擱下，給你講這首血詩的故事。

土地革命的時候，這陳家店是個模範村莊。那時陳鳳海的父親陳義介，在『赤衛軍』團部裏當祕書，鳳海打雜，搞些零碎事務事兒，家裏只剩鳳海母親一人過光景。鳳海父親自到團部以後，駐地雖然離家只二十幾里路，但他怕耽誤工作，一次都沒有

回家看看。那年，『紅軍』北上抗日，要開始兩萬五千里長征了，他參加的那個團，改編到『紅四方面軍』去，一塊長征北上。在快要開拔的前兩天，他才回家一趟，把家裏安排安排。但就在這次，却遇到了不幸。

那工夫，陳老玉是村裏的『土地委員』，義介回家後，就找他和別一個村幹部，請他倆幫助把家裏照料照料。大家爲了革命，是一個目標，那還有麼說的！陳老玉當場就說：『只要我陳老玉這口氣不斷，就不能讓你鳳海母親餓肚子，你放心跟隊伍走吧！可是記住：不要忘了回來搭救我們啊。』

那天晚上，他們正在有說有笑的談得熱鬧，忽然闖進五個人來，兩個人端着盒子槍，大機頭張着，槍口對準了他們，另三個下手就細人，橫眉怒眼的，還說是奉着『陳團副』的命令來的。一提及陳的，就知道是惡霸地主陳作全成立的土匪隊，國民黨收編他們爲『清鄉團』，委惡霸陳作全爲副團長。自『紅軍』北上的消息傳出後，他們就鬧騰的兇了起來。當時大家警惕性也低，上級發給的兩支漢陽造步槍，不經常帶在身邊。義介的小手槍，這時也來不及掏出槍套，就互相扭打在一起了，雖然大家儘力抵抗、掙扎，甚至厲聲咒罵，終於被綁在村西乾河灘上，沒隔一會兒，就聽到：『叭、叭、叭！』整整打了三槍。把人打死，匪徒們便向村北揚長而去。

後半夜，陳老玉甦醒過來了，他並沒有死。原來大惡霸陳作全，有個鬼計：打算

把陳老玉搞過去替他辦事，這樣『借刀殺人』，可以省去他許多麻煩；再，正像匪徒們所說：『留下他老狗禽的一條老命吧，諒他也沒有幾天活處！』但這些話，都是後來有人告訴他的，所以當陳老玉甦醒過來的時候，他自己都有些驚訝！像做了一場惡夢似的。他慢慢的爬了起來，向四下呆呆的張望着：暗灰灰，冷森森，沒有一絲兒動靜，正望間，一個黑影子從南邊蠕蠕移來，這影子比人低些，比狗又高些。走近以後，才看清確實是人不是狗。這時他納着一把冷汗，便又悄悄的臥倒，裝起死來。

陳老玉只聽那人在近傍，痛心的小聲哭泣，和嗞嗞的撕布聲，此外再沒有別的動靜。他便好奇的微微偏過頭去望了望：只見那人在鳳海父親屍體旁邊跪着，邊哭邊用手在一塊白色的東西上轉動。不一會兒，站了起來，機警的向南去了。却把陳老玉搞的莫名其妙？

x

x

x

那天，鳳海一直等到多半夜，還不見父親回來，心裏焦急的像火燒着！第二天，天剛發亮，就到村邊迎接他父親去了。可巧，到村西頭碰上了陳冬青，才知道他父親死的消息。

陳冬青也是陳家店人，也在團部工作。當天也請假回家去了，他動身很晚，當他到家時，就聽到鳳海父親犧牲的消息，心裏難過的像亂刀扎！便獨自一人，悄悄的摸

到村西河灘裏，爬在鳳海父親的屍體傍邊，痛哭了一場，心裏才鬆快了些。

陳冬青說着，遞給鳳海一塊白布來。那是從他白襯衣上撕下來的。然後，很哀傷的說：『拿起來吧鳳海，這是你父親的血寫的一首詩，要記住給他報仇啊！』

鳳海把那塊白布接到手裏，打開一看：只見鮮血點點，排列成短短的幾行。不由心裏一酸，眼淚卜噠卜噠的落了下來。他壓低嗓子說了聲：『冬青叔，你回團部去吧。』扭身哇的一聲，嚎啕着向陳家店走去。

鳳海剛走上陳家店村東那座小山時，忽見一個白鬚老人驚惶走來，鳳海定睛一看，大吃一驚！剛才陳冬青清清楚楚的說陳老玉也被打死，但對面來的這位老人正是陳老玉。這時陳老玉已走到面前，連說：『我正要找你，我正要找你，』但見鳳海躲躲閃閃這樣驚懼，便先開口把昨晚情形講說一遍。他見鳳海兩眼哭的鮮紅，也很覺奇怪！便問鳳海『這是爲哪？』鳳海才把陳冬青剛才所談，詳說一遍，隨手把那塊血字白布，給陳老玉看，陳老玉雖認不得上面寫的什麼言語，但却相信，昨晚看到的那人，確是陳冬青無疑了，於是不覺自語道：『怪不得聽得聲音有些熟，就是記不起是個誰來。』

這時，鳳海還是要回村去收殮父親的屍首，陳老玉忙用手攔住說：『好孩子，去不得了！陳作全那狗東西，他的什麼鬼團部又搬回村了，四面站着崗，不許人走動，

死人的屍首他不讓收埋呀！你看你看，看有多慘啊！』

鳳海順着陳老玉的手望去：只見村西河灘上，有四五條野狗拚命的撕扯着死人。鳳海望見，呼吸立時緊促！眼睛幾乎冒出火來。但忽然，村裏啪啪打來兩槍，陳老玉忙把鳳海往回一拉說：『讓狗東西們看見我們了，快，好孩子，快回到我們的隊伍去吧，好給你父親報仇啊。』陳老玉見鳳海啼哭不止，死活要回村一趟，就又勸說：『孩子，馬上是人家的天下了，可不能自去找死呀！要不，到長崗去看看你母親去罷，她到你外婆家去了。』

鳳海決定到長崗去了。分手的時候，陳老玉老人再三叮囑：『要小心！』『要記住給父親報仇伸冤！』最後他老人家也不由自主的，呼呼哧哧的抽搭起來。

長崗離陳家店七八里路，到長崗中間要經過趙家店，趙家店村東有個又寬又深的池塘，老百姓叫它『黑龍潭』。鳳海老遠就望到潭上圍了許多人。鳳海走近一打聽，說是陳家店的一個婦女，剛才跳潭死了，鳳海一聽，心裏一驚！忙擠進人羣去瞧，只見那婦女頭髮散亂的遮住了臉，濕衣服緊緊的沾在身上。他用手把她那亂髮兩邊一撥，望見左臉上一塊紅紫的傷疤，他認定是自己的母親了。不由心裏一酸，兩腿一軟，跪在地上，媽呀媽呀的嚎哭起來。

不一會兒，一個青年小伙子，滿頭大汗的飛跑前來，一把抓住鳳海的肩膀，連連

嚷道：「鳳海哥！鳳海哥！快快，趕快逃命！他們追你來了！」鳳海含着眼淚抬頭一看：原是堂叔伯弟弟喜剛，又向陳家店方向望望：果然黑糊糊的來了一小羣肩槍的人，槍上刺刀閃閃發光，向這裏小跑而來。鳳海猛喊一聲：「我和他們拚啦！」便推開衆人想迎上去。大家說：「這不是送死！」便忙把他攔住，幾個年青人不由分說的，強把他拉着向南匆匆的逃去。……

× × ×
以上就是陳老玉老人經常向人講的那首血詩的故事。至於以後鳳海的情形怎樣？陳冬青究竟在那塊白布上，用血寫了些什麼詩句？那是誰也不知道的。

× × ×
像黑夜裏見了火光，像孩子盼來爹娘，當人民解放軍南下以後，這陳家店的人民，才從火坑裏爬了出來。沒隔多久，在外飄流了十幾年的陳鳳海，也回到了陳家店。

在革命中犧牲了的親人們，誰也沒有忘掉。人們扳着手指數了數，整整死了六十五名，陳冬青等，在外沒有消息的還沒有算上。去年十月間，要鬥爭大惡霸陳作全了，村裏人們都說：「沒有烈士們的犧牲，就難有今天！」都願意先追悼革命烈士，大家齊齊心，再鬥爭惡霸。

去年十月下旬的一天，召開追悼革命烈士大會，地點在村西乾河灘上——鳳海父

親當時犧牲的地方。當鳳海在會場站起講話的時候，會場更靜寂了下來。他自己原想竭力鎮靜，但當他望到會場左邊，那兩片格外黑綠的野草時，立刻想起十幾年前，在村東小山上所看到的那種慘象！就再耐不住的用衣角擦着眼淚，悲聲的哭訴起來。

『父親呀，你死的好慘啊！死後連個整屍首都沒得落下，讓野狗一塊一塊的拖着吃掉！……』他傷心的哭了兩聲，又接着哭喊道：『大惡霸陳作全啊！你害得我多苦！把我父親打死不算，還把我母親逼的跳塘淹死！如今我給他們老人家添墳掛紙都沒個場子啊！……把我逼得沒家沒業，這十多年像在油鍋裏熬煎。……我這個苦處幾天能說完呀！呃！呃呃……』

陳鳳海越想越心酸，越心酸越說不出話來。呆了會兒，恢復一下神志，才又說下去。

陳鳳海自從那次離開『黑龍潭』逃走之後，就直奔團部駐地，但因為情況變化，部隊早已開走，不知去向，當時地方上成了恐怖世界，他只好換了身便衣，掩名藏姓四處流落，給人家幫工賣力，掙碗飯吃。受人家的苛待與『白眼』，那裏還說得清記得住啊？！但他對於陳冬青和陳老玉老人的叮囑：『給父親報仇！』却像刻在心上似的，記得清清楚楚。但一想起這句話來，就怨恨自己沒有趕上隊伍，沒能拿上槍桿子在戰場上殺敵報仇，而現在，只能在做完事情的時候，背着老闆悄悄的找人唸給那首